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六八五・史部・地理類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三十卷附錄一卷（卷七十一至卷九十八）

〔清〕周家楣 沈秉成 薛福辰修

張之洞 繆荃孫纂

2643/05

故事志七

光緒順天府志七十一

雜事下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羅榮孫纂輯

順治初京師有賈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翠釀金謀爲娶婦一日於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髻白居然姬也遜曰姬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姬感其忠厚曰釀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粉衣中當易金爲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姬相抱痛哭則姬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姬卽爲之合卺成禮姬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尙有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攜壻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姬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人以爲遜忠厚之報云香祖集記

順天府志七十一

一

汝是何怪孩曰我是江西客商在湖廣販貨三載適當兵馬格釋之際舟至安慶遇一將弁盡奪其三舟我再三哀告還我一舟我聞其名爲白韃子也自此歸家不出忽一日有肩輿至庭中迎我忽忽乘之而往至一院子一交跌出竟在此間然自覺手足極小矣其父笑曰我卽白韃子也信後錄

順治初京師劉某好收買舊物一日至崇文門有老嫗持鐵器求售式類碗而制亦古重勛許賤價市之不解所用路過一生見而問曰此前朝禁中物爾從何處得來劉心知有異龍云我固識之君試言驗其同與生曰嘉靖好道步斗禮壇然燈四十九盞蓋金質漆飾此其一也劉鑒之不謬乃遣姬曰鐵器尙有收貯者乎願盡沽也姬欣然引至屋後地坎內堆積鼎彝皆鐵盞也盡市以歸秋燈叢話十

龔芝麓尙書寓宣武門外左有香嚴齋海內文人延至門下巖幕各贈炭資馬旬臣世倭下第無以卒歲袖文質公讀而謂賢者爲之乎篇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等句深澤潯墮曰李嶠真才子也贈金八百並延譽之明年辛丑狀元蘇松雜記

京師窮市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中虛而外鑄澀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欲易錢數十文無顧問者有高麗使旁睨良久問價幾何對者詎對五十金如數畀之先令一人員之疾馳去時視者漸衆問此何名使者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得此帶九以定九區此特其一我國航海每苦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此至寶也好事者至高麗館試之命貯苦水數斛投之以鹽投以帶水沸作魚眼少頃甘冽無比遂各驚歎對者

順天府志七十一

二

言聞賊陷京師得自老中貴家蓋內府物也然歷觀紀載從未聞此高麗使何由知之予未敢信也有范生者道之甚詳周亮工書影中亦載此事蘇松雜記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吾師北海先生退谷前有一株歲以數十粒相贈予有花間婉轉風團玉月底依微露洗珠自浣絳唇歌白苙任他紅淚滴冰壺句先生謬加嘆賞但味微酸亦不及朱櫻之甘碩也書影四

絳帖二十卷原爲馮涿鹿物今歸孫少宰每幅有一軒二字印印幾方廣二寸元初方一軒也押裝池有三城王印間有無此二印者紙皆橫簾搦手亦精傳聞內府凡數部皆不全涿鹿擇其精者合成之也謙小錄

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孫氏翬翠

尤勝固傲作然均非漢以後物錄小

順治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往來投刺無不稱盟社者後楊給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議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閭無不用年家眷三字即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爲口號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亦可一笑也分計餘部

萬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籍檢得梓潼帝君勸行陰騭文讀而喜極卽發願廣刊施流布爲吏部嘗該因竭力印施遍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展轉勸化不數年計至三百餘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畫見帝君綠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像供奉合京感動凡有賑災瘵疾祈嗣保壽皆至其家許願印文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類人頓愈神像點頭枯

順天府志七十一

樹重榮種種異事見果錄

幽州妙峰山龍泉寺有巨石一日有道人過之曰此中有寶使匠鑿之且屬曰命汝止乃止匠力倦不如所戒俄有二白鶴自石中飛去道人歎曰寶亡矣何用鑿爲錄易

京師冬月養花者多鬻牡丹芍藥紅白梅碧桃探春諸花於廟市其法置花樹於暖室地炕以火備之猶癸辛雜識所記馬勝唐花亦作堂花之類錄易

京師鬻花者以豐登芍藥爲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格在閩廣其大有萬一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疊者永昌名花上花香記

鄭民部司直端於京師午睡見壁上人面如輪須臾面化爲穴望之洞然往來人馬如織俄傳貴人徑過旌旗導從如王公忽有青

衣二人持簡請民部公燕簡爲侍生胡某民部堅拒不可得隨之而往至則當世名賢半在座問民部問之不一答獨貴人意甚厚獻酬無失禮云恭公久特請一晤耳良久民部家人驚怪爲夫人大呼而醒後每向穴中望之卽昏然與貴人接見如初意必爲狐妖也移居而絕偶錄

康熙十一年城北吳村莊頭周姓者因放債債家以一病驢償還彌刀將殺之時周止一兒六歲在側候以刀刺兒左右股肱兒亦不知哭泣但流血被體其妻見之驚慟周方醒悟之入室已死矣周悔悞投刀於河放驢歸償主誓不殺生香河志

然燈古佛舍利寶塔相傳宇文周時建唐貞觀七年尉遲敬德監修塔頂有鐵矢一世傳金將楊彥升所射明代猶存每天氣清明日光麗空則塔影映於白河中河去州五里許而奇異如此元大

順天府志七十一

德間爲烈國述再修明成化間州訓導楊明有重修舍利塔記塔頂藏舍利數百粒如小米色淡黃微紅疊微如珠又佛牙一長三寸許

國朝康熙十八年地震塔圯舍利佛牙俱墜地人皆見之存勝教寺中知州吳存禮捐募重建塔成仍置於其上通州志

大興趙遷年十六入學有眼疾左目內障醫言將傳至右目又夢神告以壽不及四旬心憂之誓行功過陰陽以造命康熙癸卯春借友人園讀書有鄰女來就公力拒之是秋中式選保定教授日誦感應經一言一動恐犯太上之戒一夕夢袁了凡揖之語曰汝誦感應經率功過格實能心體力行將來自有效驗公曰吾患目障奈何袁曰不育子心何患育于目乎後陞陝西米脂縣左目忽明壽六十有三子如升年十八登薦咸應經集注

昌平州柳林邨夜有物似馬食人田禾羣伺之不可得乃相約攜弓矢射之馬被創逸去眾隨血跡尋之至周皇親墓一石馬身有血痕始知食禾者乃石馬耳

居易錄

康熙戊申年正陽門外挑擔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原印其後數十日無辨之者少府孫北海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即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時款為博物

降錄

外城西南隅聖安寺寺殿有商喜壁康熙庚申冬高念東刑侍將歸潯川予與施愚山宋牧仲諸詞人飲餞於寺共為聯句五十韻牧仲有句云盤壁商喜留按愚山劉璋圭甫明書畫史商喜營盤山水人物畫虎得勇猛之勢今大西天經殿殿壁龍神及大軸

順天府志七十一

五

文殊普賢變相亦喜筆喜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牧仲云內官誤也池北偶談

康熙癸丑浪遊未變時有人喚兩與夫云欲往齊化門外揪廟謁客比至下與入廟趨廊下其中先有多人切切低語至肅不出與夫恐城門闕入視之問無其人神案上有僱值錢若干在焉乃知非人也

居易錄

康熙三十二年京城東田家有老嫗已百三十歲日飲啖止水米一酒盃晝夜危坐形如嬰兒

居易錄

西山清涼寺有無名子題詩甚高古竹垞為予誦之詩云山僧汲空潭驚起二龍十里雲冥濛三日雨不止

居易錄

吳天章愛說荊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碧梁栢椅松栢架木為之不施斧鑿已未地處官縣民舍無一存間獨不

紀善菴像與閣等約六丈有奇乃酸棗木為之

居易錄

康熙初年順天府尹郭廷祚街齋有狐作祟白日拋擲沙土污穢几席有楊回子者精遺祟之術延之設壇楊命郭坐壇中羣僕圍壇外已為作法少頃梁上有老人僅三尺白鬚扶杖衣冠甚古言曰我之裔孫偶作狡獪誠為獲罪既蒙赦召當令其出達之固當但勿殺之言畢不見空中即擲一黑物如狐狀羣僕痛毆之狐呦呦作聲遠伏坐下而老人復至云今已責治足以蔽辜我攜之去矣遂不復來

述異記

京中長春寺有狐為祟不見其形僧舍素醞酒時時竊飲之幾盡客至亦時空中作聲如人語一夕忽有羣犬噬一狐獲通身黑色有欲取為帽者僧云狐類最惜羣不日必有來覓屍者不可取也是日果有羣狐數百似來弔喪僧舍皆滿哭聲涕地追曉不知所

順天府志七十一

六

在死狐亦失矣

述異記

予赴京師路過徐仲山忻然同行曾于夏鄉北旅店見題壁詞迴出恒翠其詞曰灑盡窮途淚看少年一番行役一番顛顛兩雪霏霏泥滑滑上馬屢愁願願又况值金輪西逝屈指離家能幾日早行來已是三千里嗟歲月似流水蒙茸漸覺羊裘微怎當他朔風凄緊裂膚指莽莽長途誰是主燈火前村近矣只無奈登門投止沾得濁醪聊破冷向燈前獨飲難成醉天未曉又催起特不覺姓氏不知為何人作及到京錢塘俞季瑗投以詞名京師雜感共九章皆獨新涼調其首章即是詞也

西河詞話

居易錄

京師花兒市鬻黃鸝二毛羽作黃金色索值甚高房山之陰有石立於巖麓其長三丈其廣七尺首昂而俯足歧而欲濯之則色青而潤叩之則聲清而越米先生仲詔思教之海定

勺園中車重輪馬十驥既鑿百夫曳之登車七日始出山又五日
僅達良鄉道上工力竭困卧之田間棹垣衛之覆以葭屋於是先
生作石出山記薛岡千仞戲代石報書先生復答石見報書一時
傳為佳話吳中葛一龍震直次良鄉見石為作長歌紀其事也

雲間女子月移題詩涿州旅壁情態宛然頗足吟詠其詩曰寒雞
初唱已中宵獨擁銀缸伴寂寥一月不將奩具理侍兒猶道黛痕
嬌密意深深人未知自將新恨寫新詞郵亭多少題詩客誰是當
年杜牧之後跋家君作宦都門氏隨母赴京邸有感書此時年十
七齡云云但惜不傳其姓若庵記諸停驂隨筆中謂標梅之怨悉
露毫端良屬可念殆亦深賞之也然較諸楊循吉所稱女秀李氏
桃花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掛護詩之句風格則有間矣

順天府志七十一

七

部郎趙公振拔於都市購得一葵蓋紺色而有光置案頭以代水
中丞公子輩戲以蓮實投之適夕抽荷蓋如錢異焉戒勿動信宿
則出小苗莖數朵次第開放姿態亭亭清芬滿座久之花瓣褪落
結蓮房如豆數日始萎易以桃杏諸核亦萌芽含秀木粗於韭花
葉皆稱是但不實耳若梅菊之屬隨意插植彌月猶鮮遂珍同拱
壁冬日偶插蠟梅一枝為冰所凝剗然中裂公扼腕嘆曰秋燈
京師有某宦家居一夕雷雨暴至見火從自南窗躍入懸雷滿室
聲轟轟不絕須臾穿北牖而去某驚仆床下家人排闥入視曳之
起備述其狀祗席焦黑爪痕宛然遍燭空中見書厨雙扉金繪四
龍杳然失去或謂蠟龍時暗合干支遂有此與其信然歟餘點
晴無足奇矣

秋燈錄
話十

宛平徐某承祖業頗豐及晚年耗費無餘歿後示夢其子曰我生
前蕩爾祖產今當償汝明晨出廣甯門值披蓑負薪可採取
之有啄爾拂指者即我也翼歸勿失覺後以為妄復夢其父怒曰
何悖慢不信吾言子異之晨往果遇貨薪吏試探手囊中一鴉起
啄其指出視之素肅如鸞神駿不凡市之歸初賭酒食輒勝後稍
貸金與人決雌雄屢闕屢捷時此風盛行貴戚子弟爭招與角鬪
每局多至百餘金無不勝者遂恢復舊業如初一夕復夢父謂曰
已為儉足我將去矣曉起視之鴉已斃

秋燈錄
話一

順天府志七十一

八

子偶與駟卒閱乘醉隨公興後辱督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
誓不止久之公遣問曰害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
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
泣而去歲時必至門叩拜卒為善人

池北偶
談十

涿州三家店題壁一詞不著名姓甚工客面京塵登臨目送飛鴻
絕不堪重說故國煙波闊一點孤燈一片朦朧月交明城雙眉寸
結忍聽秋蛩咽又上谷旅店有題壁云一將有餘魏武帝百身莫
贖楚懷王語極豪亦無名氏

池北偶
談十二

居易

予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某人不應問之云
碧音如樊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者

池北偶
談二十

癸亥在京師見一馬索值千二百金通身毛如新鴉兒黃無一莖

與惟尾鬣獨黑又一馬索值五百金通身如雪上作桃花文紅鱗

可愛又額駙石公家一紫花特牛文如海棠色施街勒走及奔馬

云得之南中

池北偶談

嘗於慈仁寺市見一波斯犬高不盈尺毛質如紫貂聳耳尖喙短

脰以哆囉尼覆其背云通曉百戲索價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

犬之屬也

池北偶談

京師前門關帝廟籤鳳稱奇驗予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

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

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

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廣陵五年以甲辰十

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甲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

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禎甲

順天府志七十一

九

戌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四閱月遂擢國子監祭酒於是乃悟

玉兔重生之義諺云依咏皆前定詎不信夫

池北偶談

潯州郝恭定公惟訥母李太夫人戶部侍郎傑之配也孕公時家

有盜警夫人倉猝墜樓傷股忽有老嫗詣門自言能療且言腹中

兒當大貴吾並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藥少許股格格有聲遂

相屬胎竟不墮酬以金帛辭弗受竟去不知所之

池北偶談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

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

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埽除東廂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

次日黃衣人忽問曰汝隣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神果即日

愈御史過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人曰當為查勘良久

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

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

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慎無妄求

若有虧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池北偶談

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敬者實創始焉初范

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檐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示云東坡先

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

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

姓覺而異之既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

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檐際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

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即王文正公

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為何侍御某書豈僧即東坡後身耶

池北偶談

二十五

順天府志七十一

十

一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參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

其二僕皆死逾二日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己死但見二偉

丈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顧視同行者甚眾主人亦在焉頃之偉丈

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某將何

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背遂甦

池北偶談

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

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

池北偶談

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吾今為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

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命更勞誦經超度我當往生翌

日延僧於池上誦經呪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羊死矣

池北偶談

二十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

行空中至崇文門始墜地人墮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

池北偶談

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二十五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爲立傳一日二人晚行恍

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入見二婦跪塑於神

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爲狂生某某所削究苦無所伸二生

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池北偶談

予從姊居永清縣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豔妝朱衣

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池北偶談

康熙戊午秋京師宣武門外有小兒約三四歲有尾長三四寸輒

而無毛其父每日攜之過市看者輒索錢一文述異

康熙中辰台試有四川舉人楊某者寓四川營石芝庵場事既竣

候榜於京師一夕與諸同年飲偶出忽仆地衆昇入室移時始甦

叩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強之行至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梓潼帝

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楊父母至王者問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

士汝願之否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母答曰此子

不孝昔避寇亂入山距城甚遠主一親故家主入館餐甚厚因令

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至催謁選縣令強之遂赴都中途稱病而

返比子入山而身已死含斂皆主人經理之至今飲恨泉下故不

願也帝君顧更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某代楊可也及

榜發則梁山高宗嘯中式楊竟被黜居易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匠作年七十餘

矣自前代及

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以寸準尺

以尺準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廊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

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曆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

役門下數載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

日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

居易

積小塘京師人家昌平山中少遇異人授術能冬月致齒齒花嘗

召客飲不治具客至取之壁間水陸畢備有他客叩門輒復納諸

壁室空無所有又嘗取羹盤碎之推入壁曰爲我治之問壁中謾

謾有聲須臾取出盤已如故總兵麻承恩召之謂曰若能盜吾頭

上巾否曰易耳麻坐甲士於庭晝夜伺之明日巾已失去麻怒下

之獄小塘畫一舟於壁躍而登之遂不見後有人遇於醫無閭山

居易

薊州九華頂有千佛寺寺後半里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

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輒旋旋動衆推則不動試作語曰我

其搖則不動初動者日影移處知之次看石知動也然石根山連

無纖瑕焉城圖

京師多孤西河沿有空宅一區董默庵先生在館職時僦居之忽

有騶輿呵殿而至者其人金冠巍然自稱土王署晚生刺謁董云

此宅下走居也老先生宜徙去矣談之頃有人獻茶董疑不啜土

王勸啜之極芳香茶罷呵殿去數十步而沒董明日亟移去嗣有

仕宦數輩來居皆爲所逐城圖

京師某梨園部一旦有姿首解文義喜誦韓閣學葵制舉文居易

通州漁戶張二娶男子王四魁爲婦仇讎二十五年矣王抱義子

養之長爲娶婦婦歸怨其父母告官事乃發覺解送刑部問擬流

徒田綸霞司寇云其人年已四十餘面飾粉澤言詞行步宛然女

子眞入妖也居易錄

嘉善李旗六寓京師縣脂巷有微疾隣有兄弟二人居肆者也傍晚聞戶纖月流照窓間其弟方寢窓外有人歛然而過驚以爲賊呼兄出共攬之無所獲因攜燈局室其弟忽仆地爲鬼語曰吾欲至李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閉我不出耶連出我毋失我期遂河開其門仆者寤而起是夕旗六卒旗六卒

康熙己未宣城施少參閭章以薦舉候

御試寓京邸其所居寄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甚盛兩枝面向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向施寓俄而邸報至施以少參改荷講其同薦者高檢討則南隣孫荊兩編修則城內皆同里人也是科殿試在四月一歲四翰林果符四花之兆曠園雜志

毛西河詩話宣武門竹林寺傍有酒家名頂泉居酒名蘇酒嘗騎

順天府志七十一

七

馬詣益都相公第必造飲同官張毅文鴻烈往酌酒云竹林寺畔頂泉居非列香甘新醉餘今寺已無存何問酒肆西河又謂長安宴會方小徹長班即然提燈滿前除以促之今無此習蘇陰雜記

康熙辛未京師內彌陀庵三官像一夕自移右安門外三官廟中如人位置者然居易錄

一人於廟通裝傍營夢通衣冠甚偉揖而言曰我是公前輩何尺寸地不相讓耶其人改葬又夢通來謝篤庵雜筆

宋文康公於京師買碧璞如升厨餐卒見而笑之曰吾家厨中便有何買爲宋公命向厨中取之果得碧璞長二尺圓一尺有半洗滌之光瑩動人因置石床上爲玉枕題曰龜茲國有琥珀枕枕之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入夢中此枕無乃是蓋所居乃前朝中貴舊業闖賊陷長安其家藏珍玩遂流落厨中座理也篤庵雜筆

燕山樵兒澗有熊道人者能辟穀嘗旬日不食食卽以其餘飼虎虎時馴卧階下或問其術道人曰人忘機於物物亦忘其機何術之有此與列子海鷗之說可相發明居易錄

右安門有回回買一牛將入城屠宰牛過裕親王園遂奮身逆入回回逐之牛初奔騰繼以跪伏哀鳴百方不起觀者殆數百人皆歎異忽一市猾從旁揶揄曰汝何愚甚牛既難致何如取刀礮來就此屠之不易易耶回回如其言牛遂立死市猾歸是夜覺偏身骨痛旦視之生疥毒數百痛不可忍見一牛在前索命呼號宛轉三日竟死居易錄

楊尙書行中家僕楊泰遇一士人餒於道留歸飲食之且爲謀館殺居歲餘尙書於中夜聞樂聲自天來而泰適生女士人自言有子請結婚泰許之各以物爲券而別十餘年後一少年詣泰求婚

順天府志七十一

七

則前士人子也泰以女妻之少年偕其妻去又數年少年登第出邑令行取爲科員女已受封孺人矣歸拜尙書夫人迎養泰夫婦終身士人姓張父子逸其名通州高志

辛未三四月京師不雨多風霾四月十八日職方督捕員外郎郭里入署稍早至皮市忽大風起見有神人朱衣白馬自北而南形貌甚偉風既過從人猶見其馬尾視郭里已擲馬下所乘馬屹於旁問之惛然不覺也歸病三月餘始愈居易錄

魏舍人麟徵納妾京師甫一月妾病且殆求歸母家已而延魏至榻前操吳音曰某前生姑蘇人君前生通吾五十金今來索償事畢矣此去當生平陽某氏年十八卽中甲科復與君有後緣語訖而逝此康熙辛亥春正月事也池北偶談

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驛馬行牙人以附黃廳李至巨富一日堂成

燕士大夫壁間有孔賢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池北偶談二十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汝可速往贖歸避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牝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香祖筆記七

盤山異蹟有除夕佛燈燈出通州孤山塔上分爲數千百遠繞盤山諸寺至定光佛塔而止或曰塔中含利光也又宋牧仲筠廊偶筆云盤山佛燈人皆見之每除夕山之雲罩寺定光佛舍利塔與

順天府志七十一

五

薊州獨樂寺觀音閣通州孤山破塔皆有燈出互相往來漏盡各返原處好事者恆聚糧候之通州志

毛西河姬人曼珠張姓小字阿錢豐臺賈花翁女也幼甚慧能效百鳥音工針黹稍長白哲而妍粧髮作連環髻毛以冷宦在京益

都相公助資作合新婚之夕陳檢討其年更名曼珠于歸後學書度曲不半載而能曼愛歌梁司農祝家園詞既而得奇疾漸就羸弱年二十四而天西河作別誌書軼士大夫爭以詞挽弔其病中嘗繪小影名留視圖諸公俱有題咏云宸垣瑣略

高素侯裔生辰門下士方苞稱之以文曰余觀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今公爲文學侍從之官嘗主鄉試學政不失士心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門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也

裔獨揭苞文於壁間觀者皆駭與裔交厚者多相戲曰碌碌無成至爲門生所嘲笑尙高張以自播揚乎苞請篋藏之裔曰吾正欲借子之文以警發其聾聵耳方苞高素侯先生寄序後附記

京師器業植坐椅制度精奇亦以珠玉等諸寶爲飾一方伯之子欲以一百二十金購之德州李庶常極力止之乃已分甘錄內閣北牆下有格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爲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曰格樹圖茶餘客話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鄰園之僕也自其家來至京邸去彰儀門尙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行少頃霧散驢踰抵門腹陡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可容升許物其色白紫相間而堅如石猶人云乘熱取置麥廚經宿尙可復大一圓試之果然說鈴

順天府志七十一

六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爲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污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亦皆金色香祖筆記四

文安紀觀察秋樞祖有老僕某夜將寢見面黑白者二人推扉而入達近榻掖之出力爭不能脫至村外曠野釋焉授以槍法及拳勇諸技令其習練情輒捷之鷄鳴始送之還次夕復然如是者載餘僕厭其擾而憚其嚴莫可如何一夕僕與黑白者角試乘間刺其股白面者曰可矣自此乃絕僕因事涉怪異未敢以告人也同村有甲與乙者各聚黨相仇僕遇於途見乙強梁勸之觸其怒揮衆奮擊僕格以手刀杖卽紛紛迸落若有掣而擲之者衆乃驚駭而竄一日乘舟淀河有附載者僕招與俱不數里其人哭起執僕

而數之曰爾識我乎我乙黨也曩受窘辱心實不甘言訖卽倒持其足而投諸水僕乘勢翻躍捷如轉輪條已卓立舟中神色自若其人惶懼莫措僕笑曰勿恐我不爾爾可速去於是遠近皆知僕勇主人亦覺其有異因詰所由始以前事告主人之戚將構怨於某丐僕往助不許固請乃遣焉某見僕至知爲戚助也蜂擁而前僕不與較第以手禦其臂而臂若痿按其股而股若痺歷數十輩皆踣踞不能動戚家乘其德欲捷之僕勸之仍撫以手則起立如初矣僕貌蠢而訥於言未嘗以勇力自矜或求傳其技則婉謝之後以老病卒亦無他異

秋燈叢話十二

桑簡菴遊迹西山夫婦僕得五口益以犬一鷄二顏其額曰八口之家宗室榮公爾赫贈詩云數椽卜築水雲隈秋草閒門晝不開八口何妨并鷄犬有人子鶴更妻梅拔宅由來是耳聞果能肥廬

順天府志七十一

七

却輪君何當負棄人間世犬吹鷄鳴在白雲

止園筆談

淮郡山陽國學生程允元父勣著康熙庚子貿易京邸與平谷劉登庸友善允元年甫二齡劉女過歲相與締姻後允元隨父兩返劉亦出守蒲州越數年劉卒於任眷屬流寓津門文之母兄姊妹相繼逝而程父子音耗杳然獨無依名門舊族議婚者踵至文矢志不他峻拒之屏跡尼庵童穉末田識面里人競傳其事允元父歿後依兄嫂居訓蒙餬口與劉女不相知者五十餘年堅守前盟亦不另娶乾隆丁酉春允元隨漕艘教讀抵津門聞劉女事跡跡之卽其所聘妻也白諸官官訊得實爲主婚遂合爲夫婦焉大吏上其事於

朝

旌其閭

秋燈叢話一

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道士往遊西嶽夜泊湘子亭見一道士豐頤美髯望之若仙年已九十餘與之談國初事最悉怪而問之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滿洲人少從英王西征戰功最多將至參領後隨經略莫恪征王輔臣洛爲輔臣誘殺吾僑恐陷帥獲罪隱避此山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涕久之懇道士寄書歸告其居址里巷子孫姓字道士歸訪其宗久已徙去莫知誰何

瑤亭雜錄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卧佛寺娑羅樹萬壽寺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輩詩文集不多見徐電發鮑菊莊詞話載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李升山陽陳黃門偕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初亦名流履齒所常到也

茶餘客話

順天府志七十一

大

之得蚌徑尺中有明珠寸餘二顆相連如胡蘆形內監不敢匿因以進上嵌於朝冠晶瑩異常

瑤亭雜錄

京城火炕燒石炭往往薰人中毒多至死者儀貞陳殿撰定先冬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畢室內別無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萬狀家人起犬向主人窻外爬沙跳擲窻紙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死急救乃甦

茶餘客話

固安王令煊章山陰人乾隆庚辰濱水齋城關開溝疏洩深二尺餘忽有沙沖起撲面衆譁以怪驚走令怒親督之又掘尺許沙飛益劇彌漫空際衆力不能施移時露磁碗一底尖口潤玉色瑩然取置書室寶以沙卽紛紛飛起無顆粒存每值大風揚沙日繼塵不入後被賈人重價購去名曰噴沙碗

秋燈叢話十七

秦鑑泉學士大士壬申狀元寓半截胡同庚辰庭芝草長君芝

軒承恩中式作瑞芝詩庚寅又苗一芝次子承業中式賦後瑞芝詩又有芝是科名草恩為及第年之句予壬午以謀藝就正蒙有張湘曉之褒未幾假歸不出芝軒今開府關中雜記

禮部前劉必通水筆招牌為董思翁書聖恩寺為金源古剎舊有雙楸又古槐乃金時物又馬纓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有無座別境四字扁為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塢舊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塢亦能詩與王樓邨劉大山唱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智樸青松紅杏卷子內如漁洋竹垞初白輩皆有詩餘

京師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園明米萬鍾所造結構幽遠今改集賢院為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其他諸王公所築以和相十笏園為最近為成邸所居右安門外有尺五莊為祖氏園亭近為某部曹所

順天府志七十一

九

售一泓清池茅檐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間多為游人讌賞其南王氏園亭向頗爽塏多池館林木之盛嘉慶辛酉為水沖圯明太守保售之力為構葺繕未終而太守遽卒今池館半委於荒煙蔓草中殊可惜也雜記

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唯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名亦佳查家樓月明樓其次比年方壺齋蓬萊軒昇平軒最著今考諸園俱廢查樓僅存木榜唯方壺齋屢易新名人尚稱為方壺齋城西僅此一館

春初尚盛在永光寺西街雜記

京官向乘肩輿杜紫綸詔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驢車予己卯入都見京官驢車多而驢車少然帷幔樸素且無開旁門者今則無不旁門而布幃漸少既吾山司寇官中書坐轎車人有十景之嘲謂一騎嘶風三憲印月微蓋斜陽斷轅殘雪打頭秋蓬拂面春風也

雜記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巳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歸寓夜一女子艷粧入如畫所見魏為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不起茶餘

黃蘭嚴民部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繞清波極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旗亭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茶餘

良鄉道上灰洞迷漫行人到此解鞍即卧獨陶篋邨元藻題壁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輪與成都賣卜人款署篋邨二字雜記

順天府志七十一

十

京師伶人劉三色藝冠時與李玉洲翰林交最洽蘇州張少儀觀察為諸生時封公謫戍軍臺徒步入都為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稱蓋云公子才子孝子也沿門托鉢尚缺五百餘金偶於玉洲席上言及此事劉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班中人云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設席江南會館請諸豪貴來已乃纏頭而出一座傾席擲金錢者如雨果得五百餘金盡以畀張而封公之難遂解筆談

乾隆十七年荒旱乏食東南楊家泊李家沽等莊有港長二十餘里亦旱涸港底有草園居民檢視之其子如稌其苦長一寸餘食之其味醲饒稜利舌不能咽碎之水沃一宿漉乾炒食儘堪充腹競檢之有以荒園者初不解其為何物也知縣屠祖賁下鄉省災問民所食出示之曰此荒年寶也即封稟各上憲並諭之曰此浮

萍子也秋熟時穀萎子垂風水盪結而為團亦物之僅見者爾河志
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豐之家比戶
相望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餘間園
亭瓊麗游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彷彿然二族喜交結士
大夫為之進之階故屢為言官彈劾不及祝氏退藏也懷柔郝氏
背腹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為郝善人續錄

張國輔妻李氏順義人有三子長子張明德次子張新德三子廣
月自幼出家為僧乾隆三十七年李氏因國輔患痰迷聞瓦子街
居住民婦拉鐵練募化代人治病請為醫治見民婦用手按摩針
扎病處病即痊愈李氏從此往來學習粗知針扎治病之法民婦
沒李氏即取鐵練拴繫頸項出外化緣治病走至通州曠野地方
時值隆冬風雪交作迷失路徑李氏隨在雪地帶鎖打坐適有居

順天府志七十一

三

民路過見而詫異羣向盤問李氏即以此結緣治病為答隨有
人延至家治病李氏即按摩針扎假念經咒病即痊愈自此多請
治病往往有驗李氏見所住與周營地方七聖小廟坍塌隨將所
得治病錢文修理給伊子廣月居住四十五年送廣月到戒臺寺
受戒李氏亦來京在總布胡同泰山庵拜已故尼僧福山為師取
名了義國輔身故福山帶至潭柘寺受戒李氏見女僧受戒俱係
男僧代為披剃心中不願未經落髮走至西山西峯寺依尼僧濟
廣同住起意將該寺立女常經為女僧傳戒又恐無道法不足聳
動眾人遂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燒點數處含痛忍受藉此募化以
致附近居民聞知往視見其堅忍致相傳播借往進香者漸多有
因病求治者李氏即令跪香假念經咒為之求神又有求藥者李
氏遂買藥鋪內五汁丸等藥改從小丸假畫神符給與竟有病即

痊愈者因而祈求布施者益眾適原任大學士三寶寡媳烏佳氏
患血氣凝結病症延至家中李氏為之按摩代為祈禱病愈後烏
佳氏感激欲拜為師李氏令其施捨金銀修整西峰寺烏佳氏允
從當令管事家人許祿招工匠任五修蓋廟宇先後給修廟工價
銀一萬七千兩又置辦供器銀三千兩共計銀二萬兩其餘陸續
施給衣服器物並施金燭及零星銀錢不計確數約亦不下萬餘
金又送使女雙慶至寺跟隨跪香念佛烏佳氏亦曾赴寺燒香又
銀庫員外郎恒慶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亦請李氏祈禱痊愈
宜特莫氏每月給該氏養贍銀三五十兩又聽從修理石廠地方
三教寺捨銀一萬七千餘兩又添湊金子二百八十兩合計共銀
二萬餘兩李氏即將銀兩交給伊子廣月修廟宜特莫氏亦令使
女玉喜跟隨服侍廟修成後改靈應寺李氏隨在兩寺來往焚香

順天府志七十一

三

治病宜特莫氏亦曾至寺拈香嗣因西峰寺後塔院工程未完烏
佳氏亦未再給銀兩承攬修工之任五無從藉工圖利隨起意與
李氏商允因李氏曾向說稱少時夢見觀音菩薩及在通州坐雪
治病等事即藉此畫出圖像裝點神奇表白靈異希圖哄騙眾人
遂憑空點綴畫成張李氏出身坐雪出家及眾人拜求治病各圖
像五軸并捏稱身能入定出神李氏係菩薩轉世該寺舊有遠年
住持僧人塑像原稱西峰老祖村人因亦遂稱為西峰老祖活佛
遠近人民到寺燒香布施饒富分給廣月銀一千兩修蓋圓廣寺
長子張明德銀一千兩買房一所開設木鋪一座其次子寡媳崔
氏在籍典地一百餘畝旋為步軍統領綿恩拿獲訊辦任五處斬
張李氏被西峰靈應兩寺交僧錄司另選妥實僧人住持乾隆三十七年

乾隆

超勇公海蘭察微時以事赴京感疾甚因夢至德勝門經故太傅明珠第牆外有小閣登之有一老喇嘛跏趺坐公凭欄見紅衣少婦哭而來意疑之避喇嘛後少婦拜喇嘛訖哭而起欲赴公喇嘛以袖障之移時始哭而去公驚覺汗出疾愈明日在市遇所夢喇嘛歷目公報避之公素信佛此事尤不愧也癸巳存稿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日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達室皆若素遊直入寢床南面而為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

順天府志七十一

重

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廷今

上詔詢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稱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順

梁構亭制府宰良鄉時病瘧甚劇夜夢本邑城隍請見謂公曰我亦從前此地縣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為城隍神大人所患之症卽我從前所患之症也後服某藥而愈今以方授公口說其藥幾味長揖而去明日服其方果兩劑而愈查良鄉邑志果有其人續新齊譜

乾隆戊午春和相妻發殯於朝陽門外一時王公大臣無不往送予亦從衆而行比至車馬壅阻因飯於農家逆旅苗氏有老婦云

觀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驕溢已極禍不旋踵奈何越此勢利自傷其品予報顏退不踰年和相果敗續齊譜

世爵和公世太其先勛業甚隆家藏

賜物甚夥有洋錢時表一對亦

先朝所賜其聲甚洪不鏽不做公寶之恆置牀頭以誌入朝時刻一日晨起兩表俱失遍索不得告之五城掩捕甚急迄無影響偶日午伏案假寐恍惚間有矮奴當前請安短小精悍目所未識問汝何人來何事奴奉兩表呈上曰曩從先公爺借表多次皆荷優容前月從爺借表未荷明察追捕甚嚴不敢歸璧今得聞呈上乞恕不告之罪公雖喜表歸而其人踪跡奇詭疑為刺客者流未敢窮詰奴又曰遠道來苦餒乞賞烏又秫酒以解調饑烏又者都中呼鋌肩也公賜之酒及烏又一具不足又加賜其三奴叩

順天府志七十一

重

謝跪一足且飲且嘆須臾都盡復問公可有後命公未得其指姑舍無有奴悵然復謝飛身簷際而去野記

戊寅七月九日晡時平谷縣大風有黑雲起於天望山若旌舞之狀自山而西復折而東過西閣村屋皆倒拔其椽盤空而舞屋瓦翩翩如燕子其風直至獨漉河邊陷地作坑寬三畝餘黑水注焉或曰龍爲之或曰蛟爲之余謂蛟龍行必以風雨而蛟之起未有不被水者是日但見黑雲扶風而奔無雨無水不知何怪殆非蛟龍也是日風起時有一輿人子捧磁盤出門盤中置酒瓶一具蓋欲赴村街沽酒市物也行未數武爲風吹起足不能着地怒而置風忽若有人掣其盤而批其頰遂昏然若迷食頃稍能醒視盤與瓶分置地上未曾有絲毫損缺急取奔回兩頰青腫半月方平復村人咸謂風神責之也竹葉亭雜記九

大興廩生李某字永如其先德任河南按察使爲其兄娶婦吉期前一夕按察夢一婦人來持一繒乞其鈎銷按察舉筆鈎之若銷舊帳者然次日新婦至則宛然所夢之婦人也迨歲按察病卒家故豐於財殆二十餘萬此婦喜揮霍未幾財盡而婦亦亡家人始悟此婦爲索債來也人家娶婦賢與不肖豈皆有因果非偶然耶

雜記十竹葉亭

單縣令福昌以捏賑正法殯于西碑兒胡同關帝廟每日過午單魂輒坐于門前石上過有人過起而追之凡附近居者至午相約勿過其處且促其家人移殯及殯歸鬼復不見當單正法之日吾邑有李車夫者夜過菜市口見有衣冠人坐而相語心詫深夜焉得衣冠人在此提燈燭之內一人以其燭之也自提其首相視李大恐時李佐繩匠胡同戶部郎中劉曙園家狂奔而歸其鬼亦急

順天府志七十一

五

追之李魂魄飛散即伏匿炕內牽之不出衆知其中邪灌以水扶之卧以被蒙首不敢視次日始爲人言之殆單之鬼也

竹葉亭雜記十

西山滑石根名之曰不炭木以之爲蠶布器皿不畏火今西山有之

宸垣之談略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

大內及

陵寢階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饒爲龍鳳芝草之形採盡復生昔人謂愚父所藏燕石當即此耶

宸垣之談略

倪媼武清人年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即遭怒逐攜二子一女織草笠度活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子女皆已婚嫁而子若婿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爲尼媼乃寄食菴中年已八十雞皮鶴髮猶耳聰目明也沈成言自京杭訪親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

獨出散步遙見一小招提門外有十餘人席地賭博忽聞喧散聲俄招提內似有人提燈出望蓋媼夜間入聲嘈嘈疑有火警因出視博者卽鳥獸散時萬籟俱寂四野蕭寥有三四人奔走互咎曰何處不可開場要鄰近倪節婦一日彼處開久爾等不喧嚷倪節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語畢條滅知爲見鬼遂返旅舍囑匹婦守節而無邪惡鬼猶知欽敬如此惜其渾沒蓬蒿不能上邀

旌典也 池上草堂筆 記續錄五

嘗於潘家河沿晉陽庵看客遇一人極嘗庵名言京城庵何得名晉陽庵憶古事有一切比劉肅大唐世說新話云薛良嗣爲荊州長史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譽爲其兄河東王造良嗣見而驚曰此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笑欲引以爲對再思之而止

存稿 癸巳

順天府志七十一

五

京師萬柳堂之西北隅有古刹曰夕照寺大興王安昆書高松賦於殿之左壁右壁松樹五株爲陳壽山筆壽山名松天長人遊楚不遇入都對畫作生涯筆多匠氣觀之令人何欠作惡故其畫恆爲市廛商販及胥探家所寶騷壇藝苑之士莫有持嫌素乞其揮灑者獨夕照五松離奇天矯蒼翠濃鬱恍聞謖謖聲起檐際而置身千巖萬壑間予每入寺必瞻玩移晷不忍去寺僧爲予言壽山作畫時值長夏解衣裸體酌巨觥連飲磨墨貯瓦甌睥睨久之然後縱筆而上披撥勾斫風颯有聲晌午天大雨傾注若黃河乍瀉千珠萬珠跳擲階庭水積尺許雨霽而畫畢夕陽猶在高春也殿壁縱橫各二丈有奇松本圍徑尺而有參天之勢枝幹屈曲鐵葉疎密均得乎法畫松之能事畢矣

續畫問評

宛平張某家畜一鷄距短而修毛如帚行不見足嶺南種也俗呼

爲廣東雞賈勇善鬪因愛之不忍宰食留司晨夕有年矣其友某以張有處宗之癖別購義冠高距者饒之張方自誇其雞之雄健不啻介羽距金闕無不勝孰料三戰三北縮頸哀鳴勢難復振張惡所饒者恃強跋扈而又自慚其言之誇也命家人割之擲地上嶺南雞快仇之死鼓翼而前啄之洩憤死雞忽蹶然起瞋目銜冠大肆搏擊觀者咸駭詫失次而羣雞亦惴惴焉股栗無何嶺南雞垂翅斃羽血殷殷然伏不能起視之胷已碎裂而死雞則復僵仆如初張疑不祥並兩雞棄之不敢烹食

齊東野語

廣濟寺柱皆合抱一柱近礎處朽二尺餘僧欲易之費頗鉅聽之又恐傾覆一日有人憩殿上見僧不怡問知其故笑曰飲我酒爲若易之不費一糶也僧爲置酒食大啖畢令具碌礪一量其徑圍高下分寸悉合以鋸截斷朽木卽以碌礪補其闕如推門落臼然

順天府志七十一

志

既畢轉瞬失其人所在

雙階外史

薊州田盤之麓地名水泉一名石佛寺張氏別業也榛垣皆用石砌斑駁作虎皮紋薛荔穠生色蒼綠葉大如蒲葵扇逕砌以石子內室三楹旁有倉有庖涵皆用黃色白草苫蓋堅樸無華院落寬敞一亭曰望雲高出屋上坐亭檻上山笏立目前天成寺近與拱揖牆外山田二頃藝粟米可供八口一歲資果園數畝難植蔬蓀梨樹歲收其值可爲衣禦冬張氏式微不知售於何氏

雙階外史

雙階外史

通州李達夫兵部如璋官主事賃居宣武門內舍旁隙地小有園亭夏夜露坐其中見南牆下光隱隱從地出宵深益熾初不以爲異後屢見之使家人掘以鋤深三四尺得董思白眞草行書石刻數具石質滑潤知是新藏者旋爲主人奪去卽他徙空宅局焉二年後又有賃居者夜仍見其處有光後來者固不知前事掘地得白銀萬鎰而宅主不知也席捲南歸遂成巨富

雙階外史

某翁甯河某邨人家貧父子刈草售以爲活邨放濱海草茂時任人刈取無禁也一日問其父曰草叢中有土墳起何人家也曰我居此數十年未聞有墓且人亦不肯葬海岸也子曰是必有故盡掘而視之父子持鏟往掘尺餘見箱角知有物仍掩之夜復往掘兩箱相累朱提滿中爭以簣攜取竟夜始畢仍以餘草實其中

順天府志七十一

志

培作阜由是置海船買田園起樓閣爲富人數年一日有車騎甚都止於門車中人作四品服從人十餘皆雄偉刺入主人肅客問來意曰我某太守聞翁父子長者故來謁因留饌甚歡水陸競進饌畢滿三下車中人曰由京師攜一物來敢以獻自車捧入什襲鞏固意甚珍貴屬主人攜入內然後開視血蹟模糊鬚髯張蓋人頭也全家驚愕時車中人已易短後衣手持巨刃光瑩奪目從者皆拔劍虎視翁父子益愕長跪請命車中人曰翁所以起家者我友某物也今某已見法而不得贖聞爲所得故將其頭來將殺翁一家爲某洩憤然承翁款洽翁誠長者能爲吾輩往來東道主我不翁贊父子諾諾不容口掖起洗盥更酌夜闌獻以千金而去後每有盜至恣所取以爲常又數年漸貧乃祀

雙階外史

雙階外史